



随想录

河南省兰考县，春秋时称户牖，亦是门窗之别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兰考自然灾害严重，风沙肆虐，水患频仍，到处是盐碱地，农业收成极少，百姓一贫如洗。1962年，焦裕禄被调到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他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自然灾害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提出大力发展泡桐，泡桐与农作物间作。为使兰考县成为“兰桐县”之宏愿得以早日实现，他即便身患重病，仍然忍着剧痛坚持工作，年仅42岁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焦裕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模范事迹传开后，他本人被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他所代表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更是为后人所敬仰、所传承。如今，焦裕禄带领大家种植的泡桐树，遍地成林，桐花飘香，全县泡桐种植面积已达几十万亩。

站在焦裕禄手植、今天被当地人敬称为“焦桐”的已经参天的泡桐树下，俯身捡起一朵刚刚掉落仍很挺括的桐花，端详一下它那钟样的淡紫的花朵、花冠内壁或紫或黄随机分布的美丽的圆点以及那直立的顶着一个个圆球花粉的花蕊，缓缓送到鼻孔，一股特有的沁人心脾的桐花香让我满足地享受着。然后，撕下一片花瓣，用手指捻出汁来，捻成泥状，拇指食指染上了紫色，带上了浓浓的桐花香味。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系列的动作

怎么这么熟练、这么熟悉？里面似乎夹带着某种久远的记忆。少年时候的往事一下子涌现在脑海里。

小时候，父母是学校老师，我们家在农村一个中学的校园里。那个校园很大，学生上课和老师办公在相对独立的区域。西边的部分是老师办公室、食堂和一部分外地老师的宿舍，我们就住在其中的两间房子；东边的部分是操场和三排教室，操场和教室之间，有一个方形的土筑的高台，是举办全校运动会和召开全校大会时的主席台。在教师区域和学生区域连接的地方，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大庙，很多老师在里面办公。大庙办公室地基很高，门前有十几级台阶记不清楚了，它的旁边连接着后来盖起的一排平房，对面是一间寺庙配房，好像是作为地理、历史老师的办公室。在大庙和它旁边平房的门前，是一排高大的泡桐树，一个人合抱不拢，树干有直的，有弯的，虽不如现在统一绿化的树木整齐，但树冠却是各具姿态，自成一道别致的风景。且还有实用的功效，有些树，大半的树冠都向院子中心方向倾斜，夏天遮出一大片阴凉地，成了天然的避暑场

又闻桐花香

□ 嘉 会



所。夏天的晚上，住在院子里的老师们，还有我们几个孩子，人手一把扇子，在院子中间铺上一张席子，坐着乘凉、聊天、看星空。微风吹来，桐花的香味就萦绕在我们的周围。我常常捡起一些刚刚落下的桐花，在席子的一角摆成各种图案，间或用手指捻破一只桐花，送到鼻子下，吸进更浓的花香，就好像遇到好吃

的东西，吃两口不过瘾，还要狼吞虎咽地再吃一些。

碰到大风天，泡桐树的树冠整个地晃动，叶子、细小的枯枝，夹带着一些桐花，刮落在地上。泡桐的树枝不像柳枝、腊条之类光滑，即便是很小的枝梢，只要干了，也像树干和大树枝一样毛糙。落在地上的桐花，花瓣被风撕裂，但还看得出长在树上挺

括的样子。

下雨的时候，也总是有些桐花掉落的。被雨水浸透了、打蔫几了的桐花散布在地上，花瓣上看得见雨水溅上的泥沙，比起冯延巳词说的“落梅着雨残粉”，要粗犷和自然得多。

一只桐花又在我眼前落下，思绪回到焦裕禄手植的这颗泡桐树前。这里的人们称它“焦桐”，是否来自东汉河南蔡邕的“焦尾琴”未曾考证。蔡邕当是未曾料到两千年后在河南会兴起大规模的泡桐种植，提供这么多的制琴材料；而焦裕禄书记亦不会料到，他用来防风固沙的泡桐，几十年后却成为支撑起了包括古筝、古琴、琵琶、阮、笙在内的一个完整乐器制造产业的“大功臣”，当地人学习并工于制琴，传统乐器精品应有尽有。可见，高山流水之交，亦无须同世并立，纵相隔两千年，焦裕禄和蔡邕却于冥冥之中成了一对真正的知音：

古闻伯喈焦尾琴，
今有裕禄焦桐林。
斫琴业兴桐林畔，
千载隔空觅知音。

看着手里的桐花，我想，依着它那钟样的淡紫的花朵、花冠内壁或紫

或黄随机分布的美丽的圆点以及那直立的顶着一个圆球的花蕊这些绝美的色彩和造型，做成丝巾、做成时装、做成布艺产品、成为设计元素，也一定招人喜欢的。说不定，这小小的桐花也会给兰考人民带来一个创意产业呢。

又闻桐花香，想起我少年的那段简单、平静而又愉快的日子。那段日子加深了我对泡桐的了解，也为我后来的学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个校园里，语文老师循循善诱、数学老师的严厉鞭策、英语老师的热情鼓励，都成为我深深的记忆。我在这个桐花飘香的校园学习的东西，诗词、文言文、最基础的数学和英语知识，是我记忆最牢固、印象最深刻的。

又闻桐花香，想起了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斗风斗沙战胜贫困、种植泡桐惠及后世的壮举。桐花是清明“节日”之花，“清明之日桐始华”，《周书》的记载奠定了桐花“清明之花”的地位；“火冷烟青寒食过，家家门巷扫桐花”，张洵川《寒食》也是描写桐花和清明的关系，人们用“焦桐”纪念焦裕禄，自是十分妥当了。

又闻桐花香，看到了兰考、开封、河南乃至整个中国发展的未来。

兰考这个当年的贫困县，如今已经变为小康城。几经磨难的中国，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焦裕禄精神，成为新一代中国人干事创业的基因。有人以桐花表达悲春心绪，如“客里不知春去尽，满山风雨落桐花”，又有“红千紫百何曾梦？压尾桐花也作尘”。徜徉在这个和梧桐结缘的小城，我更喜欢这样的表达：何须憾对桐花谢，夏日兰考更馥蕤。

又闻桐花香。

长河旭日大光楼

□ 孙钦军



在中国的江河湖海岸边和无数名山大川之中，耸立着一座座飞檐翘角的楼阁。这些历史久远而又气宇不凡的楼阁，无不积淀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承载着流传于市井百姓的传奇故事，镌刻着被一代代文人骚客吟颂至今的诗词文章，千百年来，这些楼阁已经成为人们登高望远、赏景抒怀甚至研读修行的名胜之地。

失去了金戈铁马的气度，没有惊艳世界的诗词华章风采，大运河两岸的一座座楼阁仿佛被世人遗忘在码头上。我一次次独登这些楼阁，俯瞰这条曾经盛极一时的大运河，清冷的月光洒在河面上，作为历史上煌煌帝国国运所系的大运河，贯通了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和钱塘江等五大水系，连接了中国内地与海外，汇聚了燕赵、中原和江南的多元文化，多少雄才大略的帝王曾经沿运河下江南，无数文人骚客曾经在大运河上乘船往返，这些如明珠般镶嵌在大运河两岸的楼阁怎么会被轻易地遗忘？

在大运河的最北端，我登上了大光楼。向南望去，大运河如一条飘逸的玉带，两岸林木葱郁。向西望去，燃灯舍利塔庄严肃穆。曾几何时，这里是南粮北运的终点，也是无数士子人生的一个崭新起点。数百年来，无数士子心情激荡地走下船，走进燃灯舍利塔下的孔庙，从这里走进科举考场，进入他们的宦海生涯。位于通惠河与大运河交汇之处的验粮楼，修建于明朝嘉靖七年，朝廷户部派官员在此验收漕粮，取名大光楼，正是取自《周易》“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告诫官员要谨记减省于上增之于下，民众就会无限欣喜，从上施利于下，其道义就能大放光芒。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这篇文采斐然的散文以其道大光点题，道出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关切和祈愿。

作为验粮楼，从表面上看大光楼似乎缺少其他文化名楼的风采气韵，但她却因关系天下苍生命运而被赋予

更加恢弘的格局，只是在很长的时间内不被世人所知。清乾隆皇帝东陵祭祖，途经通州，曾登大光楼远望，并吟诗一首：“都城坤垓枕河涯，烟树参差万户披。试上高楼瞰空阔，也应并入谢家诗。”这座历史名楼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野蛮地一把火烧成灰烬，直到重建后再次耸立在运河之畔。数百年后我登上重建后的大光楼，极目远眺，长河旭日喷薄而出，大运河如诗如画，眼前是城市副中心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美丽图景。

试上高楼瞰空阔，也应并入谢家诗。在大光楼上看长河旭日，朝霞如火，仿佛看到一个个匆忙的身影在霞光中碰撞重叠。我突然明白了千年大运河之畔那些沉默的楼阁隐藏的秘密，千百年来，与其他历史名楼的张扬不同，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收敛着光芒，把家国情怀的宏大气度隐藏在嘈杂的码头上。那些帝王将相在这些楼阁登高望远，胸中山河万里波澜起伏。无数文人骚客在这些楼阁上轻拍栏杆，触景生情也只能默默写在心里，在信笺中抒发家国情怀。大光楼修建十年后，浙江会稽学子沈炼沿大运河乘船北上，第一次在大光楼下驻足，嘉靖十七年考中进士，此后先后出任溧阳、荏平、清丰县令。数年之后，沈炼又应锦衣卫都指挥使陆炳之邀，再次乘船北上，出任锦衣卫经历，此次北上，当沈炼再次站在大光楼下，打量着大光楼醒目的牌匾，他已经准备为重整大明江山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嘉靖二十九年，沈炼死劾严嵩，让家人抬着棺材跪在皇宫门前，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令天下震惊。嘉靖三十六年，沈炼被严党诬陷杀害，年仅51岁。严嵩父子倒台后，穆宗隆庆元年，朝廷为沈炼平反昭雪。沈炼曾在大运河畔的大光楼送别友人时深情题赠：十年辛苦在京华，梦里何时不见家。一到若耶溪畔月，始知杨柳隔天涯。刚直的沈炼将他的生命化作一道霞光，一如他的字青霞，让运河之畔大光楼的牌匾更加光彩耀目。

名楼之名，多源于诗词；名楼之大美，在于精神。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回溯历史，在严党横行民不聊生的时代，沈炼就是那轮红日，纵使与亲人阴阳相隔，也要在那个时代留下人生中最闪耀的高光时刻，让人们在黑暗之中看到希望，在他将生死度外的决绝中看到其道大光的火种。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足以让这座被百姓称之为河楼的大光楼成为千年运河的第一名楼。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视察大运河时强调：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运河畔，古道边，我站在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大光楼上，看长河旭日，城市副中心建设如画卷展现在眼前，心中浮想联翩。千百年来，这条大运河渡过无数仁人志士，他们心怀家国天下，将名利视为浮云，将生死置之度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曾一次次在这些楼阁登高望远亦或生离死别，眼含热泪奔跑在人生之路上，正是这种英雄精神呵护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这个百舸争流的新时代，我们需要保护传承利用好大运河文化，让这条千年运河焕发新的活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发挥重要的经济文化带作用。我们要加快大运河生态修复，深入挖掘大运河承载的红色文化、京味文化、漕运文化、山水文化，坚持古为今用，进一步挖掘大运河这一世界级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使其成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我们要擦亮运河沿岸一块块牌匾，让大运河畔一座座楼阁焕发异彩，真正成为享誉世界的历史古迹、文化名楼和运河品牌，弘扬大运河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激励我们不忘初心，奋勇前行。



我曾经被两部小说深深吸引。

一部是阿拉伯民间小说《天方夜谭》，倒不是因为马云先生的公司名称源于小说中“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而是因为小说的背景是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巴格达，小说里的主要人物都实有其人，其中就有喜欢在夜间化装出行的哈伦，他是很欣赏的一个帝王。

一部是中国神话小说《西游记》，说实话，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我一个也不喜欢，真正吸引我的，是九九八十一难，那可是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一个人都必须经历的，少一难都不可能抵达辉煌的终点。而且，与小说中人妖不分、唉声叹气的唐僧不同，现实世界里孤身前往印度取经的玄奘，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大海般的智慧、流水般的韧性、普罗米修斯般的胆魄，是我最佩服的人。

因此，我一直期望穿越时间与时空的隧道，像玄奘一样冒死远行，甚至可以像杜环一样被押着西去，前往远方拜会巴格达的哈伦和罗马的恺撒。也就是说，我想写一部关于丝绸之路的书。

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关于丝绸之路的书籍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在书店的醒目位置。尽管远未达到铺天盖地的程度，但似乎已经写尽了丝绸之路所涉及的所有领域。很长一段时间，我四顾茫然，无从下笔。

但19年的业余写作，使我形成了一种笔耕不辍的惯性。尤其是张炜先生提醒我：“写作就像跑步，千万不能停下，一停下来就跑不动了。”因此，无论日常工作多么繁忙，我都会按时在书房坐下来，进入自己心仪的历史空间，收集关于丝路，关于西域，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线索，尽管我尚且拿不准这部关于丝绸之路的书从哪里下笔，尽管月儿已经西垂，楼道里已经听不到婴儿的啼哭，围子山边的农舍已经传来第一声鸡鸣。

我天资平平，一向不太相信什么灵感。但有一天，一则消息像闪电般贯过我的大脑。

2018年6月14日新华社消息：“13日上午，习近平冒雨来到位于山东半岛北端的蓬莱市，这里曾经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

蓬莱，这不正是我下笔的起点吗？

三

对呀，蓬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因为只有通过蓬莱，中国的丝绸、陶瓷才能运往东北亚，因为山东是丝绸的故乡，还是古代王朝分裂时期丝绸的集散地。于是，新华社信息发布当天，我把书名定为《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从此，这本书占据了我所有的夜晚和节假日。在此期间，我没有陪父母遛过一次弯儿，逛过一次商场，也没有和妻子儿女出过一次远门，还谢绝了朋友们多次聚餐的邀请。春节假期共7天，除了抽出半天时间看望在一线坚持工作的员工，其他时间我都在书房埋头写作，每天超过16小时，每每母亲轻轻推开门，看着我，然后低声唤我的名字，我才知道又该吃饭了。

但令我抓狂的是，本书动笔仅仅半个月，我就从一个服务了14年的相对安逸的事业单位，在没有丝毫征兆的情况下，被一纸任命调入一个20万人的企业。一时间，精神紧张得形同面对点球的守门员，业务繁忙得恰似翻滚的潮汐，身心疲惫得如同失控的海啸，三个月感冒了三次，身体进入了亚健康状态。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忘记挤时间敲击键盘，即使是在高铁和飞机上。

9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我清楚地记得是2019年3月15日15时，我在女儿洁如房间的键盘上，敲下了本书初稿的最后一行字。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我呆呆地盯着那行字，它模糊得像一个远古的梦，也像一行横流的泪。

四

有人告诉我，你写的这些城市，许多连听都没听说过，写它们有意义吗？

的确，我所书写的15座丝路古城，再也不复曾经的辉煌，而且接近半数被战火摧毁了，被岁月淹没了，被人类遗弃了，现代读者对它们知之甚少，有的甚至闻所未闻。但无一例外，它们都有着显赫的身世，跌宕的过往，惊艳的传奇；都是远古民族迁徙的福地，稀缺商品交易的平台，各

我与丝路

□ 高洪雷

大文明交汇的天堂；部分城市还曾经是世界文明的伟大中心，引领过数百年的风骚，左右过人类文明的进程，决定过世界历史的走向。因此，我们有必要再次走近它们，重新审视它们，永远记住它们，起码也应该知道它们。否则，我们就对不住这些曾赋予我们的祖先以无限希冀的城市。甚至，会有数典忘祖之嫌。

而且，我从来不特意追求什么意义。有时候，偏偏是所谓的意义，打扰了人世间的安宁。我想，一部作品好不好，不在于你写的是什么，更不在于题材多么宏大，关键在于给读者留下了什么，是否让读者跟着你一起笑，一起哭，一起纠结，一起醒悟。

五

初稿完成的第6天，习近平主席到访丝路尽头的罗马，中意双方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我问自己，这是巧合吗？似乎不是，应该是历史的必然。

为此，我才敢大胆地把这本书付梓印刷，向丝路两头的伟大国家，向本书写到的15座丝路古城，向世界各大文明交汇奉献热血、汗水与智慧的人们，向张骞、甘英、班超、法显、宋云、阿倍仲麻吕、杜环、居鲁士、亚历山大、塞琉古、阿罗本、麦蒙、马可·波罗、向我最喜欢的玄奘、哈伦和恺撒致敬。

亲爱的读者，如果我恰巧写到了您所在的国家与城市，请您指正，并对我在许多问题上的无知予以宽容；如果没写到您的家乡，请您谅解，因为丝路有多条，我只能写其中最繁忙的一条。